

艺兰植蕙

宋雪峰/文

浙东山野多生兰蕙，艺兰之风遂得以千古流传。未入浙时，我只见过建兰，是连水五岛公园种的。黄黄的叶子，知道不好养，所以也没有向朋友要。1996年来浙后，才开始养兰；有买的，也有人送的。兰叶劲挺，有君子之风，实在喜欢。客居他乡，没有宽敞的庭院，所以兰花一直养不好。尽管如此，还是喜欢兰花。外出办事，见人家案头有兰花，心里羡慕得很。偶尔逛花市，也喜欢到专业出售兰花的店里东张西望。记得路桥有个兰花店的老板是安徽来的，人很朴实，原是养花小工，跟着老师学了不少艺兰知识。后来就开了一爿店，专门经营兰花种苗及盆具、花药。章安的杨华满兄，曾在他家店里买过春兰 环球荷鼎。两三苗小草，花了几百元钱！其时，杨兄正在做兰花发财梦。他家里孩子多，不算老人，一家五口都指望他一个人的工资生活。那时候，他家里二楼的地坪、阳台、楼房一侧的排水槽，都种上了下山兰。可惜他的投入，至今没有得到回报。他的兰花梦，应该早醒了。

因为常去安徽人开的兰花店，所以老板与我渐渐相熟。每次

我的母校我的师（四）

水乡人家/文

清晨
琅琅书声牵出曙光
傍晚
烛光下，席无虚位
在知识的海洋里牧鱼撒网
课时是少了些
可交出的成绩单依然锃亮
有人质疑，这么多劳动
岂非荒废时光
殊不知
劳动是学习的 亲兄弟
事半功倍
这是辩证法管辖的磁场
一次，老师为我当面批改作业
为什么写成那样？！
我无地自容
只觉得脸颊滚烫
课堂上
罗老师谈笑风生
句句玑珠落玉盘
字字铮铮显斤两
婴儿吮吸母亲乳汁
嗷嗷待哺，新燕啄泥绕梁
他的备课本
密密麻麻，洒洒扬扬
在唐诗《游子吟》里落下
针脚一行行

去，他都很高兴的样子，他家离南京很近，所以他一直把我当成他的老乡看。在讲兰花时，他也与我讲一些家长里短的事。他卖的兰花，以春兰与蕙兰为多，都用细高的塑料盆养着，所用的植料，都是松树皮、植金石、红砖粒、松针之类的颗粒料。他卖的兰花都是全封尖的商品草，花叶姿态清雅，如俊男美女，个个都非常精神。这些花草不能多看，看了让人迈不开腿、走不动路。店老板说，他在城南有专门的兰场，育了不少精品兰花。他生意大约还不错，因为他在花鸟市场的边上，买了楼房。这可是一般打工者很难做到的事。

诸多兰花名品中，我比较喜欢春兰的宋梅和蕙兰的程字。这些花，每一个名品后面都有一个风趣的故事。宋梅是清人宋锦旋发现并培育的，花型小巧圆洁，枝叶半弯，健草易花，不虚春兰四大天王之美名。至于程字梅，那种土大夫气，更不得了。现在人们还把它当软黄金看待，一苗草要小半万银子呢。

我养兰花，一般不大看重是否名品。尤其不喜欢怪诞的奇花奇叶，比如开花如鸡屎团子的所谓天价名品。一般枝叶秀美，花型端正芳香的兰花，都能满足我的审美需求。同事郑婉燕女士，也是兰花发烧友，她养的兰花品种多，国兰之外洋兰也有种植，比如蜜蜂兰、兔耳兰这样土生土长的下山兰，她都很喜欢。她见

我把兰花放在公司一块背阴的草坪上，她也效法，从家里带了几盆来，与我的兰花放在一起。后来，设备科的尚兄、焦兄也来凑趣，一下子凑了二十几盆兰花。小小的草坪，变成了不俗的兰苑。今年春节后，受疫情影响公司推迟开工。梅花开时，郑女士又特地送我几品下山兰。其中就有兔耳兰和一些叶品细糯油亮的建兰。我很喜欢，找盆子用松树皮和风化石种下了，摆在大茶花树下淋雨，非常期待今年它们能开花。

开始，我们的兰苑仅有春兰、蕙兰、建兰、蜜蜂、兔耳五大种类。后来，营业部的美女，又从家里带来了细叶寒兰来，加上我新添的素心石斛、岩株、莲瓣兰，现在兰苑共有九大种类兰花。从兰苑经过的人，都会投以欣赏的目光，连一树红花的茶树，都被这些小草夺了彩头呢。

兰花实在是容易让人着魔的东西。几款盆兰，本来没有什么，其背后的几千年中华文化，才是其长盛不衰的原因所在。依我所见，有这几样爱好可以重树人的灵魂，且有益身心健康：诗文居其首，书画继其二，丝竹位其三，兰蕙么宜序为四。前三种都是经年难求的学问，只有艺兰植蕙，是最方便的法门。一个被生活摧残得不像人样的人，偶尔弄几盆兰花养养，人的身上也会泛出高雅的趣味。

木棉花开（七十九）

不惑/文

毕竟胆小，当天下午，木棉叫白慧红陪她去了那家纹身馆。白慧红体型高大性格泼辣，这让木棉心理上略有安全感。果然，如林洋所说，纹身馆在菜市场后面一条小巷子里，巷子的墙上，绘着各种图案，馆子的门楣和门板上，都写着 火鸟纹身馆，屋内传来港台的流行歌曲。

门虚掩着，木棉敲了敲，里面传来一个浑厚的男声： 进来！

推门而入，一个头上扎着民族风头帕、留着络腮胡子的男人正拿着工具给一个年纪和木棉差不多的少女手腕上刺一朵玫瑰，那朵花，红色，艳丽，呼之欲出。

你们要纹什么图案？桌子上有图册，你们先选选。 那个男人眼皮也不抬，继续手上的工作。

木棉翻着那本图册，供选的有各类花卉、禽类、动物等，还有抽象图案和文字。她看到边上还有一本相册，便打开，里面的照片好像是把他客户做的纹身图案拍下来珍藏的，每一幅都惟妙惟肖。太厉害了！木棉发自内心地感叹道，她观察着细节，继续说， 做刺青时，除了针对每一个客户的需求，你还结合他们的性别、样貌和个性，再做适当调整的吧？

那个男人停下手中的动作，正色地看了看木棉，目光里带了点欣赏，他嘴角向上弯了弯，说： 看样子，你似乎也懂一点。

对于刺青，我属于门外汉。不过，我是学美术的，想借此了解一下这方面的艺术。木棉笑了笑，她翻到某一页，觉得这一幅很眼熟，这个，和阿龙身上的刺青图案很像哦！

对，他的纹身是我做的！那个男人骄傲地说， 还不错吧？

嗯，图案活了，而且也符合他的张扬。木棉很有认同感地点了点头，随意地说， 不了解他的人是做不出这个效果的。

那是，我们穿开裆裤的时候就玩在一起了。那人也很健谈，他家就在边上。

你认识他？ 那个男人突然感觉哪里不对，这才认真地盯着木棉，心想一个秀气柔弱的小姑娘，不大可能会和阿龙有什么关联。

木棉笑了笑，不点头，也不摇头。

说吧，想纹什么？刺在哪里？男人也不深究，换了话题。

我 木棉假装犹豫，这个时候，白慧红接了一句

话： 你还要纹身啊？你不怕学校处分你啊？

木棉不禁暗暗为白慧红竖了竖大拇指，这演技，漂亮！

木棉蹙起眉头，装出很为难的样子，她盯着那个男人耸了耸肩，说： 要不，等我高考结束后再说？

你也只能等毕业之后再考虑这个，现在，想都别想。

白慧红白了她一眼，语气装得特别凶。

那男人倒也是个随意的人，他挑了挑眉毛，说： 由你们咯，随时欢迎！

出了纹身馆，木棉便去边上打听阿龙的家，辗转问了好几个人，好歹问到了。

木棉来到那间独立的三层楼房前，敲了好一会儿，没人来应门。正当他们准备转身离去，门 咚的一声就开了，那个人正是阿龙，却吓了木棉一跳，因为此时的他衣衫不整，胡子拉碴，头发乱得像鸡窝，眼神飘忽，完全没有了一丁点儿上次那种嚣张气势。

木棉惊呆了，瞬间忘记了自己来的目的，她就这么傻站着，盯着他看了好一会儿。阿龙的目光空洞，仿佛盯着一个虚无的地方，见门口的人没有反应，他便准备把门关上。

别关！ 白慧红一着急，就用手肘一顶，挤进去半个身子，然后转过头问木棉， 是他吗？

（未完待续）

绝处逢生第二章

祸从天降（下）

江鑫荣/文

等把叶亦双送回病房安顿好，念雅随即外出购买生活用品。薛承坐在病榻前，一脸痛楚地看着插满管子的叶亦双，鼻子一酸，眼泪便落下来。短短几年，他们之间的感情早已超越了友情，宛如亲兄妹。他小心翼翼地捧起她那双冰冷的手，紧紧握住， 小双，你要振作起来，你要快点醒过来，我很担心你。

薛承低下头抹了抹眼角，用力吸口气，尽量不让声音变得颤抖。 这段时间把你忙坏了吧，那哥就让你休息一会儿，但是不能睡得太久。你偷懒吧，就许你偷一小会儿。

薛承才说了几句，就感觉喉咙哽咽了，他又整了整叶亦双的刘海，不禁想起多年之前，他在叶宏远办公室刚见到叶亦双那会。稚气未脱的她青春可爱，浑身透着一股灵动的韵味，仿佛是降临尘寰的小天使。他们的感情是在经历了众多挫折和磨难之后，一点一滴积累起来的，因此显得弥足珍贵。他总觉得自己和她业已历经了几个轮回的缘分，一直持续到了这辈子。

他认为照顾她是件义不容辞的事情，也是一种责任。她的父亲对他有知遇之恩，他承诺要报答叶宏远，就要担起照顾她的重任。在这几年里，他成功演绎了大哥这个角色，他需要给她温暖的依靠，让她的人生不再失望或有遗憾。他替叶亦双感到痛心，觉得人生是何等的无奈，逃避不了也逃脱不开。你会失望，但要承受，犹如在大海中漂泊，就算骇浪滔天，也要苦寻停靠的港湾。

亦双，你可不能就这样放弃了！ 他突然感到一阵慌乱，他想到她在经历了惨淡的人生之后，会自暴自弃，借着车祸这个死亡节点，在潜意识里放弃自己的生命。

小双！ 你快点醒过来吧，你可不要吓唬哥啊！ 薛承的声音渐起，仿佛恐惧已经湮没了理智，他一眼瞥见床头的警示铃，毫不犹豫地重重砸了下去。

没过一分钟，一位年轻的护士便急急忙忙地推开门， 出什么事了？

薛承马上抓住她的双臂，焦虑地喊道： 护士，她怎么还没有醒过来，是不是出现意外了？你快叫医生过来给她看看，不然就太迟了！

你先不要着急，等我看看再说。 护士使劲挣脱了他的双手，下意识地揉了揉手臂，又一脸不高兴地瞧了他一眼。

快叫医生过来。 薛承又重复道，但声音已经比刚才低了很多。

护士赶紧俯下身仔细检查一番，见病人安然，这才稍微松了一口气。刚才薛承的诡异行为着实把她吓了一跳，她转过身来白了他一眼， 病人的情况稳定，没有什么异常啊。你就放心吧，手术之后，病人肯定会昏迷一段时间。

真的？ 薛承狐疑地看着她。

我骗你做什么！ 护士不高兴地说： 我看你是紧张过度了，适当休息一下吧。

薛承听了，悬着的心忽然落了下来。他就像只泄了气的皮球，一下子就瘫下去。长久以来的工作压力和叶亦双的车祸，把他的心理防线差点压垮了。

护士又重新检查了一遍仪器，确认无误后，便对薛承说： 病人这边没有什么问题，我建议你去休息一下。

薛承抬起双眼，无力地点点头， 谢谢你。

护士说道： 医护资源有限，不要再开玩笑。

正在这时，纪凡、萧羽伈和百里焱一起推门进来。百里焱立马问： 亦双怎么样了？

护士蹙起眉心，赶紧说： 小声点！

病人还好吗？ 纪凡和萧羽伈同样心切万分。

暂时没有生命危险，不过还需要观察一段时间。 护士看了看薛承，又说： 倒是旁边的先生需要好好休息一下，他的神经绷得太紧了！

他怎么了？ 百里焱指指大坐一旁的薛承，一脸疑惑。

护士严肃地说道： 有些家属因为太担忧，再加上劳累过度，会导致情绪失控，更有甚者会发生晕厥现象。

百里焱听了一脸懵懂，呆呆地问： 然后呢？

然后就是让你的朋友赶紧回去休息，调整好心态。 护士喃喃一句，随即离开。

这里有我们在，你去休息一会儿吧！ 萧羽伈看到薛承精神恍惚，拍拍他的肩膀。

薛承尴尬地笑了笑， 不要紧，刚才只是有点迷糊。

纪凡说： 我看你最好还是去休息一下吧，护士说亦双没有生命危险。

没事就好。 薛承咕哝一声，又舒了口气， 你们怎么过来了？

晚宴结束后，我们问了小焱才知道出了这种事情，你应该早点告诉我们的。 萧羽伈责备道。

今天是你俩的好日子，不应该来这种晦气的地方。况且我和念雅能应付。 薛承说。

我特地等宴会结束了才告诉他俩。 百里焱说。

你怎么也变得迷信起来了。出了这么大的事情，能瞒得住我们吗！ 纪凡责怪道。

萧羽伈动容地说： 只要跟他在一起，每一天都是好日子。

这事来得很突然，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纪凡焦急地问。

薛承顿了顿， 亦双是在祈福路出的事故，当时刚好有辆工程车经过，由于临近黄昏，又在转弯盲区，两车不知为何就撞上了。至于事故的具体原因，警方还在调查之中。

祈福路？ 纪凡轻声念叨。

萧羽伈问： 你觉得有问题吗？

祈福路离我公司不远，那里应该属于货车的禁驶区，怎么会出工程车呢？ 纪凡说道。

莫非另有隐情？ 百里焱脱口而出。

你们是否把气氛搞得过度紧张了，可能就是一般的车祸而已。 萧羽伈说。

薛承的内心突然闪过一丝不安，但又说不上是哪里出了问题。 警察已经着手调查了，我们等结果出来便知蹊跷了。

现在最主要的是亦双能够醒过来，其他的都不重要。

亦双肯定能躲过这一劫的，我敢保证！ 纪凡拍拍薛承的肩膀，仿佛给他注入了无穷的信心。

四个人看着病榻上满身是伤的叶亦双，顿时又陷入了沉静之中。

（未完待续）

杨柳坑碎记4

阅读汪老

叶海鸥/文

写作颇勤快，人间送小温。 汪老有诗云。
喜欢汪老，喜欢他的文风，舒适淡然，喜欢他的《人间草木》，喜欢他那颗赤子之心。记得汪老曾说： 人上了岁数，最可贵的是能保持新鲜活泼的、碧绿的童心。《人间草木》足见汪老的童心、赤子之心。无论是《昆虫备忘录》里的各种昆虫俏趣的描摹，《北京的秋花》里各种秋意的渐浓，《行者无疆》中《昆明的雨》里的情思入骨，《记忆的味道》里的《夏天》中各种有形有味有趣的花、果、小昆虫如数家珍，还是《星斗其文 赤子其人》中《沈从文先生在西南联大》的率真与童心，抑或是《金岳霖先生》的有趣率真与旷世深情……都让我无法放下手中的这本《人间草木》。如果没有一颗赤子心，实难描摹这人间、这草木的情味与意趣。
其实汪老一生遭遇各种磕碰，但依然坦言： 世界先爱了我，我不能不爱它，这份胸襟是我们中国历代士大夫、真文人的胸襟。就像其子汪朗所言： 有人把老头定义为中国最后的士大夫，可是这个士大夫，却实在没过上几天士大夫那种无忧无虑的日子。但是走近汪老，走进他的作品，我们明白汪老的一生，就是用自己所景仰的士大夫的闲适之气去迎接稀巴烂的现实生活，而且依然感恩生活。我想这是我在《人间草木》、在汪老身上应该汲取到的一点精神食粮。谁人不是这人世间的一草一木，谁人没有一个坎坷波折？尤其人在中年，现实难免无法圆满，但我们这颗向善、感恩的心可以圆满。就像今晚的中秋月，满月纯白，无瑕无缺。虽然过了今晚依然难逃阴晴圆缺的宿命，但毕竟圆满过，或是来日圆满可期可待，一切都值得感恩。如此一想，心中所有的污气、瘴气、怨气，都可随之消散。其实生活啊，与其怨怼，不如感恩。人生小圆满，其实在人心。
作别杨柳坑，作别在那山那海之间的各种遇见，以此文为记，记录下我也曾来过